

# 出了三本书的余姚“菜场作家”陈慧—— 文学不是象牙塔，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潮声 | 执笔 方涛

2023年的最后一天，陈慧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三本书《在菜场，在人间》。

当记者联系上这位被称为“菜场作家”的46岁女子时，她一边麻利地把菜场和家的定位发过来，一边用微信语音大声又有些腼腆地说，自己还从来没有跟人在菜场讨论过文学呢！

陈慧接着说：“菜场不大，何况我又是个‘显眼包’。你肯定能找到我！”

果然，次日清晨，当记者来到余姚梁弄菜市场时，只用了不到五分钟就找到了在小推车前跳健身操的陈慧。见面第一句话，她说，不要叫我老师，叫我三姐就可以，大家都这么叫的。

## 从如皋的女儿，到梁弄的阿三

“阿三，筷子有伐？”

“阿三，给我一块钱的创可贴。”

来到余姚梁弄镇，如果你要打听女作家陈慧恐怕不太容易，但要找一个叫“阿三”的日用百货小贩，随便拉上一个路人问问，一定会有结果。

陈慧在家中排行第三，阿三是她的乳名。

“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在梁弄镇，我卖东西的名气比我出书的名气大。”

当记者在梁弄菜市场路口和陈慧一起摆摊闲聊时，几乎每隔不到10分钟就会被打断，热水瓶塞、苍蝇拍、打火机、塑料绳、牙签、袜子、剪刀……小镇的清晨属于拎着菜篮的居民，无论买与不买，他们都会在陈慧的小车前停下来寒暄几句。

偶尔，聊得过头了，记者提醒她客人来了，她自信地说，没事，她的客人跑不了，颇有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味道。

然而，这份老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陈慧悄悄告诉记者，摆摊的头两年，自己羞怯得连头也不敢抬。

陈慧出生在江苏如皋的一个传统家庭，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严格的父母把三女一子都教育成“过生活的好把式”。但年轻时陈慧不幸患上疾病，26岁的春天，缠绵病榻数年不见起色的她，来到梁弄镇的姨娘家养病。这个来自苏中平原的女孩对浙东丘陵的灵秀山水充满好奇，在邻居的撮合下，竟意外地在梁弄镇扎下了根。

当时，陈慧的丈夫在市区上班，一周只回来一趟，看管孩子和补贴家用的重担全落在她的肩上，在菜场摆摊恰好能权衡这两项责任。

2006年的初夏，剖腹产才9个月的陈慧，就跑去菜场摆起了地摊。每天凌晨3时，她把睡梦中的孩子抱给婆婆，穿过漆黑的巷子去争抢摆摊的位置——晚了就占不到地方。

如此强撑两个月后，陈慧扛不住了。恰好此时，她遇到一位推着车做流



《在菜场，在人间》陈慧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动生意的安徽男人。灵光一闪，陈慧回家把儿子睡觉用的旧童车改装成一辆简易手推车。这样，既不用争抢位置，还提高了生意的灵活性。

当陈慧沉浸在每天能多睡两个小时的喜悦中时，她大概还不会想到，这辆装满百货的小推车，自己一推就是18年。

从此，江苏如皋市远嫁的女儿，变成了梁弄镇居民口中走街串巷的“小贩阿三”。

## 书柜和菜篮子，平凡人的精神自洽

凌晨4时20分起床，喝杯热水，顺手把早饭做好，看半小时书，6时推着装满百货的手推车前往菜场（下雨天休息）。上午结束工作后，再把200多斤的手推车推到菜场附近的姨娘家，补齐卖掉的货物。下午则是午休、阅读和写作。

如果没有记者的到访，这就是陈慧的日常一天。

今年，陈慧19岁的儿子要参加高考，家中平时只有她一人。收摊后，她用摩托车把记者载回东溪村的家里，还给记者烧了碗加荷包蛋的青菜笋片面。

陈慧做饭的间隙，记者参观了这栋她亲手盖的小屋，家中最醒目的是三个书柜，客厅一个，自己房间一个，儿子房间一个，放的全是她的藏书。汪曾祺散文、孙犁全集、苏童的《黄雀记》、莫言的《蛙》，还有过期《小说月报》……涉猎颇广。陈慧告诉记者，这些书自己基本都读完了。

多年以来，阅读一直在陈慧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没有输入哪来输出？没有阅读一切都是白搭。我如果刷三天短视频，脑



陈慧与她的小推车。

受访者供图

子里空空如也，要是读三天书，写东西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为了避免过度刷手机，写作时，她就将手机调至青少年模式。

最开始，陈慧每次到余姚南门批发市场进货时，都会到汽车站对面的绿皮售报亭买本《读者》或者《青年文摘》。她坦诚地告诉记者，阅读和写作不仅是她的爱好，更是自我纾解情绪的一种方式。

“你不可能每天像一头牛一样，卖完东西回到家就什么都不干，你还是需要和自己和解。有人说文学是象牙塔，我从不认为文学有多么高贵。当时我的生活并不如意，我不会打麻将，逛街则要花钱，我更没有钱，只有阅读和写作几乎不要什么成本，也不影响其他人。”至今，陈慧仍然认为阅读和写作是一种与自我和解的能力。写东西时，自己必须全神贯注，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

2010年，儿子上了幼儿园，陈慧原本下午带孩子的时间便空了出来。于是，她开始尝试在QQ空间写一些日记般自娱自乐的文字，童年旧事、花草动物都进入她的笔下。她自称当时的写作是“黑夜里乱射箭”——没有明确方向和目的。

机缘来自互联网。当时，一群余姚的文学爱好者在余姚新闻网阿拉社区的舜江文苑形成了一个文学阵地，在朋友的鼓励下，陈慧把自己QQ空间里的几篇文章贴了上去，很快引起了论坛版主

沈春儿和当时宁波市作协副主席谢志强的注意。

不久，《余姚日报》的《河姆渡》文学副刊上刊登了她的一篇散文《莉莉的黑狗》。

当辗转在菜场找到正在摆摊的陈慧时，沈春儿着实吃了一惊。起初，她和不少网上的读者一样，认为这位作者至少也是个坐办公室的职员。而谢志强在见到陈慧后，给她的文学道路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不要再看地摊文学，多看看汪曾祺和孙犁的小说，在阅读和学习中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些书籍深刻地影响了陈慧后来的文风。

2016年，陈慧注册了一个名为“陈慧家的后花园”的微信公众号，为了保持原创的动力，坚持每周至少一更，截至本稿发布时，她已写下587篇原创内容。

后来，陈慧所出三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来自这个公众号。

时间没有辜负这个充满灵性的写作者。2018年，在宁波市政府“文学精品扶持项目”的帮助下，她把33个温情又残酷的人生故事集结成册，出版了《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

2021年出版的《世间的小儿女》中，陈慧则以童年的苏中平原和远嫁的浙东小镇为背景，描绘其养父、养母和邻居，以及在小镇菜场中摆摊时遇见的各种人的命运。

陈慧打开手机给记者看，这两本书

在微信阅读上的浏览人次已超过十万。

## 当劳动者自我书写时，他们在写什么

“我不回避我是个个体户，就像我不宣扬我的写作一样。”

采访过程中，搬货、讲价、收银，陈慧手中的活一刻都没有停过，“中央电视台来采访我，我也是照样出摊收摊。这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工作，是我对这个社会的瞭望。”

在陈慧看来，自己从不认为自己是作家，写作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如果非要写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它的真实，从我脑子里，从我心里出来的东西，任何人都无法模仿，它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陈慧说道。

尽管如此，陈慧和她的写作实际上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如果关注2023年的文学版图，“劳动者的自我书写”在非虚构作品中的位置格外耀眼。

王计兵的《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与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成为现象级作品。“外卖诗人”王计兵与“快递小哥”胡安焉等越来越多的非专业写作者与陈慧一起进入广大读者的视野。

2023年12月21日，豆瓣发布的2023年度读书榜单，首榜“年度图书”前

三分别为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崔恩荣《明亮的夜晚》、杨苡《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胡安焉与残雪、莫言、马伯庸等10位作者并列为豆瓣“2023年度作者”。

《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也受到《文学报》《南都周刊》、豆瓣等多读书榜单的推荐。

这种独特的文学质感，同样存在于陈慧的笔下，翻开她的新作《在菜场，在人间》，鲜活的人物和人间烟火气跃然纸上：

别人观望她，她似乎也在推脱别人。我偶尔去她的屋里洗个手，她拉着我闲聊一会儿，慨叹一声：“阿三！你真可怜！”——或者：“阿三，你真可惜！”

一个七十多岁还奔波在外的瘪嘴老太太和一个远嫁异乡奋力谋生的中年离异女人，谁更可怜？谁更可惜？

我觉得大概是不分上下的……

——节选自《在菜场，在人间》之《菜场忙人》

在地上找钱完全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选对了地方，只要精力集中，半天下来，多多少少总会有点收获。最好的地方是镇上的菜市场，阿瓜每日必来“上班”，风雨无阻。菜市场里闹哄哄的，进进出出的人流如潮汛里的鱼群，拥挤不堪。……

——节选自《在菜场，在人间》之《阿瓜》

包子铺的师傅、杀猪贩肉的屠夫、头脑灵活的捕蛇人、收废品的“破烂王”……陈慧笔下，是喧闹菜市场中的众生相，同时，她还表示，自己所写下的，一定是有人性闪光点的平凡人。

陈慧告诉记者，自己一开始还有思想包袱，出第二本书时，觉得自己一直在写人物，读者会不会审美疲劳？编辑苗梁婕鼓励她，你其实一直在写不一样的人。陈慧说：“我回过味来，是啊！论单调和重复，我们一天三餐吃的也不同样是米饭吗？我的文学道路一直有人在肯定我，包括微信上的许多读者，这是我走下去的重要动力。”

这个质朴的女子用生活中最平凡的道理与自己达成了和解。对她而言，自己扎根于菜市场，勤勉地谋求生活的保障，也记录着平凡人的温情或悲伤，烟火气十足的菜市场，是个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好地方，这是她创作的根。

陈慧还向记者透露，自己的第四本书《追花人》已经交到出版社手里，预计今年夏天就能与读者见面，写的是她与养蜂人共同度过的四个月。

当劳动者开始自我书写时，他们写下了什么？除了向陈慧的书中去寻求答案外，她公众号的简介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

“看一个常年扎根于某菜市场的女二道贩子写趣事趣谈，写花鸟虫鱼，写市井百态，写红尘温暖，写你我身边的普通人，用心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 丽水“肉铺诗人”乔国永——

# 一手砧板一手笔，闹市烟火写成诗

本报记者 黄彦 通讯员 朱亮羽

在丽水市府前菜市场一侧的中东路上，一眼便能看见乔国永开的牛羊肉铺——西牛记。

“把这些羊肉用小火煮50分钟，萝卜切滚刀块下锅，再放点盐……”眼前的这位铺主，圆头圆脑圆肚皮，配上一身运动服，系着皮围裙，戴着细黑框眼镜，一边慢条斯理地切着肉，一边向顾客介绍如何做好手理的滩羊肉，其模样和记者印象中粗犷型的肉铺铺主不太一样。

近段时间，乔国永这位“肉铺诗人”的故事频繁出现在丽水水人的朋友圈里。教师、诗人、作家，都是他身上的标签，他退休后没有选择田园生活，而是走向菜场，握起斩骨刀，开了一家牛羊肉铺。丽水的一群作家、诗人、文艺爱好者，不时来店买几斤肉，喝两口茶，聊两句诗。

“在沸腾的人间/定能找出/我散发的那一丝烟火……”乔国永“以肉会友”，把闹市一隅变成一个充满诗意的角落。

## 诗歌就藏在生活的褶皱里

早上7时多，天刚亮不久，西牛记的门口围着三三两两的顾客。“老板，你这滩羊肉多少钱一斤？”“53块。”“能便宜点吗？”“好啊，50块一斤。”……面对客人砍价，乔国永不怎么斤斤计较。在价格双方都满意之后，他戴好手套，搬出半自动切片机，将羊肉固定于滑动盘上，仔

细又缓慢地来回推动固定臂切出羊肉卷。“现在比几个月前要熟练多了。”乔国永说。

乔国永是60后，宁夏石嘴山市人，2002年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丽水成为一名高中英语老师，2021年退休。西牛记牛羊肉铺则是在去年9月开业。肉铺不大，上下两层共有40余平方米，切肉机、绞肉机、锯骨机等一应俱全。

作为宁夏人，乔国永对吃肉在行，但是对于开店营业来说，他却是一个“小白”。为了开好这间牛羊肉铺，他做足了功课，在笔记本上陆陆续续写下了70多件店内需要购置的物品。如何正确分解整羊，如何正确使用刀具、机器……这些都是让他头疼不已的问题。开业至今，乔国永手上的小伤口从没断过，甚至还因用力剁肉扭伤了手腕。乔国永苦笑说：“有些顾客看我切得吃力，会自告奋勇来帮我的忙。”

下午2时，店里的生意比较空，乔国永一般会选择在店铺楼上的隔间待着。记者跟着他穿过门头挂着的牛羊肉，踩着狭窄的楼梯往上，就到了他“心中诗意的安置地”。

隔间不大，里面摆着一张茶桌、几张椅子以及一个书柜，墙上还挂着“以肉会友”的书法。乔国永开店之初，跑遍了丽水城区，就是要找这种有上下隔间的店铺，他说自己需要一个离肉“有些距离”的空间，方便创作。

乔国永来到丽水后从未停止过对故



乔国永正在切肉卷。

共享联盟·丽水 朱菲菲 叶茂盛 摄

乡的想念。他在《羊群与少年》中写道：“一群滩羊要赶在日落前/回到熟悉的栅栏里/密集的羊蹄搅起尘烟(似乎这是它们每天最有趣的事)……”而当得知宁夏的亲戚有个牧场，恰好老乡们也需要销路时，他带着些许冲动，就决定把这些牛羊引到江南来。“能尽微薄之力也挺自豪。”乔国永说。

一方面为家乡作点贡献，另一方面也是想体验生活，辅助自己的诗歌创作，毕竟诗歌就藏在生活的褶皱里，丰富、独特的经历永远是写好文本的基础之一。

乔国永经常把波兰诗人辛波丝卡的话放在嘴边：“写东西靠经历去写，而不是靠经验去写。”

## 就是爱折腾

开店几个月来，乔国永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有一次需要在凌晨3时接收来自宁夏的牛羊肉，当他早早来到店铺，却发现前菜市场内已经亮如白昼，蔬菜批发商将整包蔬菜搬到商铺的推车上，规整排列的水果蔬菜装在泡沫箱里，

一箱一箱地被搬运，各铺主时而对着手机发送语音，时而撕下几张纸，飞速地记录……忙碌的情景，让乔国永看到了寻常生活的另一面：“城市还在睡梦中，忙碌的商贩们就已承受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几个月的开铺经历，让烟火气息与乔国永的生活水乳交融。他于闹市里获得灵感，写下一首名为《西牛记》的诗篇：“钟爱于冲动与错误的真身/却要倚仗不确定性支撑颜面——简陋的诗行和滩羊的肋条轻轻触碰/泥甲碎落，小荷露出了红尖角/而我的初衷是想赎回贺兰山下一块石头……”

下午5时，菜市场的人又多了起来，记者在和乔国永交谈时，龙泉诗人龙泉来到店铺准备买点羊肉，顺便拿走其他诗友放在店里的新出版的诗集。“老乔的店铺快成为我们丽水诗人的据点了。”龙泉打趣地说。

这段时间，乔国永的隔间里，各路作家、诗人、导演有事没事过来小聚，照顾老乔的生意，聊聊自己的创作……对于老乔开店这事儿，有些朋友表示支持，并以乔国永的故事作为灵感创作，也有朋友为他的生意前景表露出担忧。

但老乔却不以为然，他就是“爱折腾”。乔国永告诉记者，他初中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诗歌，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胡乱涂鸦”，花草、食物、小动物，都能成为他诗歌里的题材。到了乔国永高考时，因为英语的失利，他与喜爱的大学失之交臂，面对专业选择，他没有选择自己

最爱的文学，“最想学的学不了，就赌气般地选了英语。”

后来工作了，乔国永作为英语老师，却坚持创作诗歌，成了学生口中“语文最好的英语老师”“什么都会的老师”，还成为了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同时，他“因祸得福”，凭借自己的英语基础翻译国外诗歌，作品刊登于《诗刊》《扬子江》《中国诗歌》等刊物，出版《沉默的家园》《佛灯》《锯木声》等翻译诗集，还成为《浙江诗人》杂志“国际视野”栏目的编辑，并获得了许多文学奖项。如今，开店之余，乔国永还在翻译着来自新西兰的诗集。

现在，乔国永还想邀请三两好友在店铺隔间里一边吃肉一边喝茶，并以谈天的形式说说三国，再做成短视频发布，“栏目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肉铺聊三国’。”

但对于肉铺自身的经营与发展，如何吸引顾客，怎么增加销量，怎么降低损耗……老乔却有些摸不着头脑，“发财了？倒闭了？都不一定，顺其自然就好，每天去体验、去感知、去记录，就是更有意义的事情。”正如乔国永所作的诗歌所说：“是离难还是归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飞行本身……重要的是/它从灯火通明的桥上掠过时/没有一丝悔意/不想来处和去处……”

